

# 我要世上所有人都消失，成為唯一的神

作者: 歐陽鉅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二零一四年DSE前的某個晚上，少年凝望窗前，許了一個願。

『我希望全世界人類都消失，只剩下我一人，我要成為新世界的上帝。』

這個少年叫王灝然。

他的願望不知道為什麼傳到了宇宙邊荒裏的「最高存在」那裏，於是祂實現了王灝然的夢想。

至於祂這樣做的原因，純粹出於偶然；正如一百五十億年前左右，祂無意中創造了宇宙一樣。祂當時只是想有一點光照明看書，於是就點火，也許火力太大，大爆炸就發生了。

正閱讀著這個真人真事改編故事的讀者可能會問，「最高存在」是什麼？「最高存在」是存在的嗎？

「最高存在」是存在的。

地球會毀滅，人類會滅絕。「最高存在」不會。好像銀河系是順時針旋轉，就是「最高存在」展示下的真理。為什麼是順時針旋轉？而不是逆時針旋轉？為什麼會有萬有引力，物質與物質間無形的關係從何而來？一定在背後有一個什麼的。

有人稱祂為神，有人稱之為道，有人叫祂做佛性，那又是什麼來？名相背後，就是「最高存在」。「最高存在」都是模糊的名相，但是摒除名相以外，作者沒法描述祂。

是了，話說回來，祂答應了他的要求。就是這樣。

王灝然不知道祂在幾十億光年以外，完成了他的夢想.....本來他想繼續讀書，忽然父親的聲音傳來。

「然仔，給我去七仔買包煙。」

王灝然曾經想過，他存在的最重要意義是不是為了在晚上，當父親醉心上網的時候，為他往七十一買煙？

他的弟弟還沒有回家，大抵最近交往了女友吧？王灝然沒有拒絕父親，為了證明他在這個單位裏還有作用，他逕自離開斗室的家，乘電梯落樓買煙。當時鋼琴老師正在教授妹子，他實在對重複又重複的聽那些參賽的蕭伯納古典音樂感到厭煩。

電梯跟他作對，在他按鈕前剛剛離開了他住處三十七樓的大堂，往下去了。王灝然沒想到，電梯從三十七樓到地下，再由地下折返，大約需時四分鐘。這四分鐘是他和人世間最後共處的時間。

「最高存在」希望透過某種特殊儀式來完成他的夢想，祂想過如果就是這樣，沒有做什麼就將地球上所有人類送入虛無。不過祂想深一下，這未免太過荒謬和突然了，尤其祂要站在當事人的角度去想，如果就這樣將所有人在王灝然眼前驟然消失，大概會令感他到極度惶恐。所以祂選擇了電梯作舞台。以上一段說話，作者想指出因果律仍在本故事中產生作用。

「叮！」電梯門打開，王灝然步入去。

電梯門如常關上，王灝然按下「G」的按鈕。就在他指尖觸及按鈕塑膠表面的同一個時間點，一道如電流的悸動在他身體內深處蔓延開來，驟然有一股紊亂的邪惡感佔據了他的靈魂。沒有內容的耳語在他耳邊如雷聲喘起，內臟似被一頭無形的食肉獸所吞噬。

事實上，電梯裏鬧鬼的傳說在這幢大廈居民間流傳已久，業主立案法團曾經籌錢做過一場法事，以平息住客的恐慌。可是王灝然萬料不到，這恐怖的事情會發生在他身上，他抱著頭顱，焦慮不堪地貼著金屬壁上喘氣，他最後的感覺是身處一個密閉的金屬棺柩之內，正要被四周圍的空氣所壓爆一樣……

「叮！」電梯門再次打開，王灝然被送到地面大堂。驀地，所有的惶恐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前所未有的寂靜。死亡般的沉默。

大堂寧靜得可怕，空氣也彷彿停止了流動。管理員無影無蹤。王灝然的心像是被大錘沉重的轟了一下。

他步出大堂，霎時間感覺到天地間只剩下他一個人似的.....

大堂上閉路電視，播放著大廈三部電梯內的情況，電梯內同樣空無一人。其中一部是他乘到地面來的，另外兩部則正在徐徐上升中，閉路電視鏡頭裏清楚看見電梯內沒有人，但按鈕則亮著，顯然曾經有人按過某些層數。

步過去管理員所在的崗位，桌面上攤開了一份波經，一枝原子筆掉在地上。管理員突然離開了，他到了那裏？

王灝然勉強抑壓著從心底裏慢慢浮起的惶怖，左顧右盼，沒有發現一條人影。現在是晚上八時五十三分，一座居住了五百人以上的住宅地下大堂，怎可能沒有人？

正當他思考著的時候，遠方傳來一連串碰撞的聲音，由遠而近，復近而遠，足足維持了三十秒以上，那是金屬撞擊而發出的鏗鏘之聲。王灝然不知所措，大廈門外傳來一聲更巨大的撞擊聲響。

他步出大廈，發現一部的士撞入了對面街的食肆，的士車身冒著濃煙。剛才撞擊聲響就是由此而來...  
...

也來不及呼叫，一部巨大的貨車又慢慢溜過他身旁，半邊車輪壓上了行人路，然後輕輕撞上燈柱而停下。

貨車在王灝然眼前經過的時候，他看見駕駛位置沒有人。

接著，他發現四周圍都沒有人。的士沒有司機，被的士撞入的食肆內也沒有半條人影，只有散落一地的雜物。王灝然的目光朝街頭掃去，沒有人；回頭往街尾瞧去，也沒有發現一個人存在。

一個極度吊詭的想法在他腦中冒起來，難道他夢想成真，所有的人類在同時間-----消失。

他聽不見任何人的聲音，但是一陣犬吠聲在他身邊經過，一隻拉布拉多犬拖行著沒有了主人拉著的繩索，直奔往寂寞的街角。

王灝然慢慢地步向空無一人的街道上，到處都是撞壞了的汽車，不難想像，當所有人一下子同時消失後，全部正由人操作中的汽車驟然失控。適才連串的碰撞聲就是因此而來。汽車歪歪斜斜地橫陳在道路上，不少更冒著白煙，並發出電火花磨擦的聲音及電油身滴在地面上的微響。

行了十分鐘，的確一個人也沒有。一股無法承受的恐怖滲入他內心，夢想成真本應該感到快樂才是，但他卻沒有.....行人馬路上交通燈發出「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.....」的指示訊號，除此以外，沒有別的聲音。王灝然這時才瞭解，原來大部份的喧嘩都是來自人類。

他步入便利店，隨手取了一包香菸。之後他打開收銀機，把內裏的數千現款收入懷內。不過他隨即想起，金錢也許再沒有什麼存在價值，他用打火機點了一口香菸，然後將鈔票燃燒了，任其飄落在地板上，王灝然怔怔地看著鈔票燃燒著，心中湧起無法形容的快感。千百年來人類辛苦經營的經濟規律，就在一夜之間煙消雲散。

突然，王灝然開始感覺暢快，他大力地一腳蹴向便利店內一個貨物架，貨物架砰的一聲倒在地板上，貨品散滿一地。他隨手拾起一個罐頭，暴力地向玻璃冰箱投擲過去，玻璃應聲爆破，然後他大笑。

「嗨……啊！」歡呼著的少年任意地肆虐破壞，所有的約束已經消失。

他掏出香煙，大力抽著，從今以後再沒有人干涉他了。辛辣的焦油刺激他的喉嚨，使他劇烈地咳嗽，但是卻沒有減少他抽菸的樂趣。忽然，他想起了一件事情……

「火？Shit！」

王灝然想得不錯，街外到處火光出現，四方八面傳來燒焦的氣味。之前不少人正在用火，人類突然消失後，火就是第一個失控的叛將。

王灝然抬首一看，各處發生大火，城市上矗立著無數吐出火焰的建築物，彷彿一一枝發著強光的巨大洋燭，把半邊的天空塗染成赤紅色。

沒有人被驚醒，只有王灝然一人獨自欣賞眼前這動人的一幕，建築物發生沖天大火，他心中有說不出的愉快。某個發生著火災的單位，一頭全身被火燃燒的犬隻慘嚎中破窗而出，掉在街道一輛雙層巴士的車頂上，摔成粉碎，彷彿爆放出一個血色的煙花，耀目非常。王灝然驟然驚覺原來他一生中從未看過這樣好看的东西。

火舌沿著風勢不住蔓延，王灝然步入便利店旁鄰的一所珠寶店，他隨手戴上過去他連望也不敢望，價值數萬元的名貴手錶，稍感到不滿意就大力往地上摔破，只消十分鐘，他就摔爛了價值數百萬的各種不同腕錶，才覓到一只自己稍為滿意的。

真是暢快啊！

所有的罪咎感消弭無形，王灝然步回家去，他原本所住的大廈沒有著火，電梯仍能運作，他家裏當然沒有人，王灝然甚至沒有想到，他家人究竟到了那裏？

可怖的是，少年沒有一絲留戀，也沒有記掛著家人。沒有東西他想帶走，因為他知道再不需要過去的東西，現在他想要什麼，就會有什麼。最後幹的事情，是他進廚房去打開煤氣爐，旋即將火舌吹熄，然後他把一疊舊報紙堆在沙發上點火，繼而奪門快速逃離。

電梯再到達地面的同時，一陣巨大的爆炸聲從上方傳來。王灝然一切過去的歷史和侮辱都同時被炸得殆盡。

王灝然狂然大笑，在街上狂奔，想什麼就拿什麼，經過一輪痛快的搶掠後，他袋裏已經有四百萬現金，身穿的都是最名貴的衣服，拿著在手的是售價接近七千圓的最新型號手提電話，各種手提遊戲機都

在手裏，飢餓了就進餐廳任意進食。他看看手中的鑽石錶，原來只是一時三十四分而已。距離人類全部消失那一剎，只是過了五個多小時而已。

燈火頓然一黑，電力中斷了。王灝然嚇了一驚，慌忙衝出街道上。

起火的地方愈來愈多，世界在霎時間變成了煉獄。

王灝然盤腿坐在十字馬路口上，慵懶地靜看著燃燒中的都市，火光如刺眼的陽光般進入他瞳仁裏，他燃點口袋裏的四百多萬，一疊一疊的千圓鈔票隨便置在地上燃燒，王灝然愈發靠近他面前這堆價值四百多萬的火時，才知道這個世界由今天開始屬於他、只屬於他。突然，他嗅到一股強烈無比的震撼...

...

「我是上帝。對，我是上帝。」

## 四

成為上帝之前的王灝然是一個平凡中六學生，就讀在區內最平凡的Band 2中學，他是班裏面最平凡的一個，成績永遠都不被提及的一個，因為他不是最好，也不是最壞的一個。

他不好看，也不是不好看，不過他沒有女朋友，比他難看的男生都交上女朋友，偏偏他就沒有。為什麼？他不知道。也許他太平庸，平庸得像是不存在一樣。在班裏，他沒有特別要好的朋友，也沒有厭惡到要杯葛他的敵人。

他爸爸自小教他不要做一個突出的人，要平凡知足。他的爸爸是特區政府的公務員，媽媽也是公務員，因此，一家五口過著很平淡但無缺的生活。他有一個弟弟、一個妹妹，比他小兩年的弟弟和他關係不好，不過學業成績比他強，兼且是學校裏的運動健將，因此，王灝然經常感到他弟弟看不起他，比王灝然幼小五年的妹妹很文靜，以非常優異的表現就讀著名小學的六年級，鋼琴考獲第六級，父母都希望她能夠考進最優秀的直資英文中學，故此過去一年來，他們把心機都放在這個妹子身上。王灝然往往有被放逐的感覺。

父母給他的零用錢不太少，亦不算多，剛剛夠花，不會吃不飽，但不能滿足所有慾望。他的DSE成績早被父母估計，大概是九、十分至十三、四分，幸運的話，他會順利考上大專，當然機會只是五十個仙巴左右。不過父母估計考上三大的機會仍很渺茫。可能這個緣故，王灝然的父母都不太注意他的學業成績，乾脆把希望放在弟弟和妹妹身上，反正他們都只是要找一個地方把叫「希望」的東西安置嘛，人沒有希望，不可能活得愜意。

有時候，王灝然很滿足這種浮游的狀態，沒有什麼固定的目標，沒有人理會自己，沒有人加諸太大壓力在自己身上，那多麼好；也多麼不好。

於是他感覺好孤獨，好寂寞，感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和他脫離了關係，他是坐了一艘單人船，離開著這個世界。雖然感覺孤單，但卻不寧靜，每一個和他無關的人仍擠在他旁邊。學校裏，班房內，每一處都是擠擁的人群，每天乘坐地鐵上課下課，像沙甸魚般擠在人群的狹縫之中，卻是沒有人將他當作活著般看待，他只是一堆佔著空間的無用血肉而已。

家裏更是繁囂，只有五人的家中，無時無刻充斥著喧囂。除了家人，還有很多不同的人進進出出，爸爸的朋友、媽媽的朋友、弟弟妹妹的同學、家務助理、弟妹的各科補習老師、鋼琴老師、運動教練、弟弟田徑隊隊友、專程從很遠來到他家裏打麻雀的人，或者是從內地來寄居數月產子的親屬。總之，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沒有一刻安靜過，他就連唯一喜愛的活動：打機，有時候也無法安靜進行，要怨就怨家裏只有兩台電腦，只有一部四十二吋的平面高清電視屏。

可是所有和王灝然接觸的人都有一個共通點，他們彷彿看不見他似的。用另一個角度來說，王灝然的存在與否，和他們沒有關係。

這種既寂寞又不平靜的感覺絕不好受。十七歲又七個月大的王灝然簡直被這種感覺逼瘋了。

於是，某一個夜晚，他在窗前許了一個願……

## 五

創世的第二天，上帝忽然勃起，王灝然感到創世以來第一樁令他為難的事情。是了.....再沒有其他的人了。

是第二天醒來的時候發生的，他為了安全起見，第一晚只睡公園的長椅上，蓋著的被是售價萬多元的純羊毛被。他打開眼，四處都是灰暗暗的，大火仍到處發生著，火焰產生的濃煙將整個都市嚴重污染了。

「難道世界就這樣毀滅嗎？」他忽然毛骨悚然。

道路上全是七零八落的廢置車輛，基本上，道路是不能使用了。除非他懂得動用大型工具把全部阻塞道路的車輛移走？不過，如果要做的話，單靠他一人的話，要做多少年？

王灝然終於選擇了一輛名貴的電單車代步，聰明的他用了兩小時自行摸通操控電單車。接著，他騎上電單車，左穿右插地朝香港最昂貴的地域馳去。

到處都是熊熊的滔天火焰，一片荒涼和寂寞，偶爾傳來一、兩下爆炸聲，都只不過是死寂盡頭的點綴。途中，王灝然甚至看見一架七四七客機墮入民居的壯麗景況。當然，他沒有看見一個人，連死人屍體也沒有。所有的災難都是人類集體消失前發生。他唯一看見的只有動物，嚴格來說只有兩種：慌張的貓和失去主人的狗。

中午，他揀了一幢沒有起火、市價十億圓以上的山頂別墅作為基地。這天的整個下午，他一人在別墅的偌大的游泳池裏浮浮沉沉，偶爾玩著手提遊戲機，靜看著已成為一片火海的香港島和九龍半島，不少建築物因為大火燒毀結構而倒塌，濛濛一片的沉鬱世界裏，數千道白煙毫無目標向上飄向天空，天底下被地上的火光染紅，形成一個有如十八層地獄的壯觀圖騰。

別墅裏的十頭犬隻暫成為他的朋友。狗隻很快對他表現忠心，畢竟牠們都知道王灝然是牠們唯一可倚靠的主人。

十頭名犬中，王灝然不喜歡牧羊狗和沙皮狗，於是他將牧羊狗和沙皮狗投入泳池溺斃。狗隻死亡時，他又大笑了好一會。他是上帝，他想做什麼就做什麼，他得到絕對的自由。

十億豪宅內，可說要什麼有什麼。王灝然難以想像這裏的主人以前過著的是什麼樣的豪華生活，單是工人房就有十間，每一間比他原來的家還要大。主人起居的地方更極盡奢華，內藏著足夠穿十世的名牌衣服，女裝鞋亦有三百對之多。王灝然拿起一只女性高跟鞋嘆氣。他感覺少了一些東西，令完美的世界產生了缺憾。



## 六

在主人房裏他還發現超過一千萬現金，但是這些東西在王灝然眼裏，除了燃燒以外已別無意義。書房的藏書量等同一座小型圖書館，王灝然一向對閱讀缺乏興趣，他打算將這裏的書連同這裏主人的所有照片一併燒掉，因為從現在開始，一切都由他話事。他才是主人。

電力中斷是非常令人遺憾的事情，黃昏時份，水龍頭裏甚至沒有自來水供應，煤氣也沒有了。所有人類消失後，應付人類生活所必需的服務也停下來。

王灝然不擔心，豪宅裏貯存的食物和食水，大概足夠他一年使用，況且，整個世界的資源都是他的私有財產，他總會想到辦法的。

晚上，他開始在豪宅五千呎的庭園裏學習駕駛，豪宅車房裏有三十三部名貴轎車、跑車和古董車。王灝然初步掌握控制汽車，但他已經撞毀了其中十二部。倦了，他就入睡，入睡前他將所有汽車的車燈亮起，朝著住宅方向照射過來，映得這幢可能是世界上最高呎價的建築物，儼如一頭表皮發光的巨獸。

他睡得好香甜，夢見和一大群美麗的日本少女做愛，起床時他胯下濕了一大片，夢遺了。

第三日，四周的情形沒有太大改變。城市的火勢仍然持續，起火的建築物更多，王灝然嗅著愈來愈濃烈焦土氣味，開始感覺有點懊惱，他期待下雨的時刻。這一天他沒事可幹，打機、吃、睡……打完機，吃了又睡、睡醒了打機，悶透的時候他想游水，不過水中顯然有兩條開始發脹的牧羊狗和沙皮狗屍體，他真後悔用這種方法殺死牠們。他不想游在狗屍水中，於是玩狗，他駕一架法拉利和狗兒追逐，不小心輾斃了其中兩頭阿富汗犬和純種狼狗。狗；剩下六頭。

他走到附近的幾所豪宅想找些新意思，但不是起了火，就是大門鎖上了。他沒法行得太遠，因為四處都是濃煙。

第四日，火勢有蔓延太平山上的趨勢，濃煙不往衝上來，傍晚時份，王灝然開始感到呼吸困難。他帶著手提遊戲機，駕著電單車，往更高處走。他實在難以想像以他為上帝的這個新世界，竟然呈現這樣失控的模樣。

「天啊，請下雨吧。」

他不知道自己向誰祈禱，自己已經是上帝，難道在自己之上，還有更高的存在狀態嗎？

火舌包圍著太平山山腳，不住以失控的姿態往上焚燒。市值數以千億的豪宅一幢幢吞殲在火焰的巨獸肚裏，那幢象徵著香港亞洲金融中心地位的金色建築物，也在烈火中崩然倒塌，塌下來濺起的沙塵風暴，掩蓋了半個香港島。王灝然無法知道世界其他地方的情況，他亦無法想到離開香港，甚至離開他身處的太平山的辦法。在山頂廣場裏，他感覺非常無助，忽然，他開始後悔。他希望有另一個人出現在他面前，然而就在這時候，濃煙裏頭，一個少女站在他面前，對著他微笑。

「啊！」王灝然見鬼一般地驚呼起來，少女和他年紀相若，長得並不是很美麗，卻叫人不感覺討厭那一類型。她身穿最華麗的衣服，雪紗短裙下一雙長腿，穿著三吋高跟皮靴，足比王灝然高上一個頭。

少女手挽著一個裝滿了食物和食水的Louis  
vuitton名貴皮包，坦然地說：「我還以為所有人都消失了，原來還有你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王灝然回神說：「妳呢？」

「楊思盈。十七歲，我本來在九龍塘聖XX中學讀中六。我問你叫什麼名字啊！」楊思盈擺出一副命令式的語氣。

「王灝然。」他吞吞吐吐地說。「妳為什麼會在這裏？」

楊思盈笑了一下，手在短裙露出的雪白大腿上搔搔癢。「四日前.....差不多吧。我在家中許了一個願，於是就.....」她聳一聳肩，表示對眼前困境的無奈。

原來同一個時間點，地球上巧合地有兩個人許著相同的一個願。結果，那位「最高存在」同時一次過滿足兩個人的願望。

因和果，阿當和夏娃。

# 七

入夜，他們在山頂廣場的觀景平台上，凝視著赤紅一片的地獄都市，咬著面包，喝著可樂。

「妳為什麼要所有人類消失？」王灝然好奇地問。

「沒有什麼，總之他們都好討厭。讀書、讀書、讀書.....一天到晚就是讀書，我所有的私人空間也被剝奪了！我想，生活不是這樣的一回事。」楊思盈本來就讀的學校是本港一所一等一的女校，學校成績冠絕同儕。

「妳成績不好？」

「不啊！我是優等生，學校將我放到特別班，DSE成績我估計我會得到五科『5\*\*』。」

王灝然呆一呆，彷彿聽見火星上發生的東西。

「不過，一切都不重要了！喂，你呢？」楊思盈問。

「我什麼？」

「沒意思！」楊思盈不悅說。「我說了我的事給你知，你就這樣吞吞吐吐，你是不是男人來的？」

王灝然心頭火起，一手將楊思盈抱住，如狼般吻在她的口唇上。右手毫無顧忌大力撫摸她的胸部。

楊思盈大力將王灝然推開，驚呼：「你在幹什麼？瘋子！」

王灝然難以抑壓他對女性肉體的欲望，雙眼捲動著少年肉慾的火焰。喉頭喘著氣，空氣與喉嚨內側肌肉收縮擴張磨擦產生的聲音，猶如獸鳴。

王灝然大力嘶喊：「嘎.....嘎.....說不定世界只剩下我和妳兩個人，我們要生孩子，這裏是伊甸園.....我們是上帝！」

楊思盈口中喊著瘋子，掉頭就跑了。王灝然也許緊張不已，不小心嗆了一口從太平山下飄來的濃煙，蹲在地上劇烈地咳嗽。

王灝然的陽具勃起，堅硬得比鋼鐵還要頑固。

之後的幾個小時，他想盡辦法令自己軟下來，只是無論他幹什麼，那裏依舊比鐵更要硬，比滅世的火更要熾熱。忽爾，他感覺自己還是一個人而已，距離上帝，仍有很遙遠的路途要走。

他不想以手淫來解決問題，這裏已經不是原來那個約束的世界，沒有必要再幹這種侮辱自尊的東西。

他以為自己成為上帝，但偏偏卻停留在這種難堪的沉態裏。一如過往，在街上偶然碰上美麗的女孩一樣，他望她們，那些女孩報以三分不屑、七分嘲弄的目光，自己卻惦記著這種目光在浴室內上下抽動著性具發洩性慾。

夜深，世界漆黑一片，沒有未來，沒有過去，沒有現在。那些英語教程中的時間狀態終於完全喪失意義。

他睡，但沒法酣睡，夢中，女性的肉體摟著他，他驚醒過來，楊思盈的身體貼著他的身體，她的長腿如蛇般撓著他的腿。她主動吻他，她的手把鋼鐵掏了出來把玩著。

「你是第一次嗎？」楊思盈舔著他的耳珠說。

「是.....是.....妳呢？」王灝然沒法說謊。

楊思盈淺笑一下，沒有答案，只在引導著對方的肢體動作。「放鬆些，不然你會很快射精啊.....」

「世界是不是只剩下我倆？」王灝然陶醉的問。

「阿當和夏娃？我們會繁衍人類的新一代.....那會是優秀的一代。」楊思盈打開了她雙腿，雙手按壓王灝然的後腰，把他的陽具推入了自己的陰道裏。

就在此時，王灝然感覺自己背後有一點一點的冰冷刺痛。是雨水。天終於下雨，撲滅焚燒地獄的烈焰奔騰。

# 八

沒有了火的世界，才能夠讓他們重新活動。阿當和夏娃的新生活展開。所有東西都屬於他們，他們的行為再沒有受任何事物所羈絆。

他們驅著電單車往機場的時候，已經是人類集體消失後的第二十五日。

位於大嶼山的機場也是一片荒涼，跑道上有三、四架飛機的殘骸，是人類集體消失的那一剎正在昇空和降落時墜毀的。

來到機場定居的決定，是由楊思盈提倡的。「也許，我們應該離開香港，到世界各地去看看究竟有沒有其他人存在。所以，首先我們就要學習操控飛機。」

當時，王灝然這樣問她。「妳認為除了我們外，世界上還有其他人嗎？」

「直到目前為止，我們仍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。」楊思盈說。「我們就只知道當我們許願的時候，願望成真，即是說，如果世界上有其他人與我們同時許上一個願的話，他就會如我們一樣沒有消失。」

「這是有可能嗎？」

「這是滑然率的問題，我和你不是在相同時間許下一個願嗎？我們怎能抹殺世界上有其他人和我一樣？況且，地球上七十億人口，同一時間做同一件事的人，應該為數不少。我看過一篇報導，單是在非洲，每一秒就有九個兒童因為飢餓而死亡。」

機場客運大樓大堂成為了他們的伊甸園，一個月後，楊思盈甚至起動了機場內的後備發電系統，整個機場客運大樓恢復電力供應。由那一刻開始，他們才真真正正感受到上帝擁有的權力。

電力令王灝然重生，他有電腦可以用，也可以玩電視遊戲機。於是他就沉醉打機，過著他一直非常渴望的生活模式。打機、吃和睡，偶爾做愛。

機場裏有足夠他們存活一百年以上的資源，就算不假外求，他們都可以在此終老，只不過，他們在開始共同生活的兩個月後，就對對方產生強烈的厭惡感覺。楊思盈不分晝夜在閱讀關於駕駛飛機的書籍，由於王灝然的英語水平和學習能力甚差，他根本無法追上伴侶的進度。

他們也由第一晚在機場裏做了五次愛，演變成現在五天也沒有做一次。在人類集體消失後的第五個月，楊思盈第一次駕駛小型飛機試飛成功，在陽光燦爛的天空裏轉了幾個圈後著陸。

王灝然站在跑道上，等著楊思盈駕駛的單座位螺旋槳小型飛機成功降落。楊思盈帶著喜悅的心情從駕駛艙躍下地面，衝過來對王灝然說：「原來駕駛飛機並不是太難的事，我想，再過一年，我們就可以駕駛大型飛機離開香港到別處看看。」

王灝然沒有神氣地回答：「那.....很不錯哩。我們在這裏也開始悶了。」

楊思盈白了他一眼。「你不想離開香港？」

「不是不想，但是我們真的會找到其他人嗎？若然找到，那又怎樣？也許會連性命也丟掉啊。」

楊思盈不想和他討論這個問題，她突然說：「我懷孕了。我昨天取了驗孕棒驗了尿液樣本，結果是懷孕了。」

王灝然弄不清楚究竟是喜悅還是憂愁，一時間他無法反應，呆立當場。

## 九

楊思盈見他沒有任何反應，怒火一起，一巴打在王灝然面龐上。

「妳為什麼打我？」

「為什麼？」楊思盈憤怒地說。「我最討厭的就是你這種性格，從沒有什麼計劃，又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？過去，你還可以向現實世界抵賴，說世界給你什麼什麼的束縛！但是現在世界就是你和我的了，我們可以動用所有資源去做任何事情，但是你還是老樣子，終日吃喝玩樂，真是不撚之所謂！」

「妳說粗口！妳老母！」王灝然欲還擊，但是楊思盈一手就捉住了他高舉的手腕，他的臂力顯然不及楊思盈。

楊思盈一手甩開了他，他如一頭小狗般狼狽地摔在乾燥的機場跑道上，膝蓋被摔得破血。

她頭也不回，似乎不屑再多看他一眼就離開。王灝然沉醉於享樂生活的五個月裏，她每天抽出兩小時在健身中心鍛鍊，現在她的體格甚至比王灝然強壯多倍。

「妳老母！妳.....！」王灝然憤怒地站起狂嘶，忽然從懷裏取出一把曲尺手槍，瞄準楊思盈的後心，那是他從機場警衛室裏得來的武器。

楊思盈顯然不知道她正處於他的槍口下，仍不住往前行。

王灝然右手食指扣在曲尺手槍扳機上，沒有開槍。

「她子宮裏有我的孩子.....」

就算沒有這個動人的理由，他也不能殺死她，他的手槍裏，子彈還沒有上腔。王灝然決定，一會兒會到警衛室裏取子彈。

機場跑道上有很多狗在追逐，天空上有很多飛鳥盤旋。事實上，在「最高存在」應許了他的願望後，世界上的動物數量正急劇上昇。

秘密地潛進警衛室取子彈後，返回居處之時，王灝然發現他的電腦和各種遊戲裝置都被暴力砸爛，他數個月努力打機得來的遊戲紀錄，當然也隨著硬體的破壞而煙消雲散。他飼養的三頭褶耳貓，亦悉數被楊思盈所擊斃，成為三團血肉模糊的稠濃東西黏在地上。

然而，不問而知，這都是楊思盈幹的。因為從某時候開始，世界就變得非常簡單。

王灝然咬著下唇，他想哭。但是他不想像一個女生般哭。他回想過去，這種侮辱的感覺不是他與生俱來便要習慣的事情嗎？他便是為著遠離這種感覺才在窗前許那個願的。在這時候他才知道，侮辱和忽視，全因為世界還有其他人存在。有多一個人存在，就有多一個價值觀存在。

上帝是什麼意思？上帝就是唯一一個的價值觀。在變化中的時間洪流裏，這個價值觀永恆不滅.....

王灝然決定殺死楊思盈。



# 十

機場行政大樓的飯堂是王灝然和楊思盈用膳的地方，這裏貯存的食物數目極豐，單是經過處理能夠長時間保存的面包、各類型澱粉製品和罐頭，如果以他們二人每一天吃六份計算，就可供他們吃上一百三十年。過去的日子，做飯的工作也是由王灝然負責。

楊思盈若無其事地坐在一張桌前，閱讀著七三七客機維修保養手冊中的加油部份。那本手冊有一千三百多幀，像一部大字典。十多頭犬圍著她在打轉，這時候，整個機場範圍的犬隻數目，已不下三千頭。

王灝然把食物端到楊思盈面前，不發一言。

還是首先由楊思盈打開話題。「為什麼不走？你可以離開這裏，香港這樣大，我可沒法找到你的。」她冷酷地說。

王灝然坐下在她對面，點了一口菸。

「我為什麼要走？這裏是唯一有電力、清潔食水和煤氣供應的地方。」他的語氣比她更冷。

「你的東西是我破壞的，我用的武器是壘球棒。」她仍在不住挑釁他。

「如果妳願意答我妳為什麼這樣做？我會聽妳的解釋。」

楊思盈喝了一口罐頭湯，不經意地說：「你不要再沉迷在那些小孩子的東西上了，我們要放眼世界。世界都是屬於我們的，我們為什麼不到處看看？」

「飛機旅行很危險，為什麼不乘船？」王灝然也在喝湯。

「不看書的傻瓜。」楊思盈說。「在海上的死亡率可比在三萬五千呎上空大得多哩。而且你以為只有我和你可以操作一艘保障我們安全的船嗎？而我有信心，一架環繞全球飛行的飛機則可以二人安全操作。」

王灝然咬著面包。「我學不懂操作飛機。」

「你有用心學過嗎？」

「英文很難，我根本看不懂。」

「有電腦，也有電子辭典，你擔心買不起嗎？」楊思盈揶揄地說。

王灝然說：「夠了，我不及妳，妳什麼都比我強！好了嗎？妳滿足了嗎？」

「不是這個問題。」楊思盈反駁著。「你是阿當，很有可能是地球上唯一一個男人，也很有可能是我唯一一個的伴侶。我可不要一個只懂終日在幹小孩子事情的男人。而且，你很快就會成為別人的父親，成為新世界種族的源頭。你有責任，也有承擔去幹你應該幹的東西！」

「我為什麼有責任？」

楊思盈火光了，喝罵他。「所有的人類也消失了！我們成為世界的主人！主人啊！難道你一點野心也沒有嗎？」

「我想，我們是許了兩個不同的願。」王灝然徐徐地說。「妳的願望是『世界上所有人類消失後，你自己要成為世界的主人』，而我的願望是『世界上所有人類消失後，我要做自己喜歡做的東西』。這是我們的分別。」

王灝然繼續說：「我沒有妳的能力，也沒有妳的欲求，我只想快快樂樂、自由自在地活下去，做我喜歡做的事情，取得我所需要的東西！我能夠天天做我想做的事情，我已經很滿足了！我不想離開這裏，我不想死在空難中，也不想找到什麼人，和他們打什麼交道。世界太大，以這樣的我，不能全部擁有她。我不是那一種不知足的人，我認為我現在所得到的一切已經非常足夠。楊思盈，妳的野心太大了！那是不對的，我們何不好好在香港過著皇帝般的生活，生下我們的下一代，建立我們的新世界，這裏就是我們的新世界啊！待我們的孩子長大後，人手多了，我們才去冒險豈不是更好嗎？」

聽完王灝然的言論後，楊思盈嘆了一口比冰更寒冽的涼氣。

「世界人一定有比你更優秀的男人存在……」

# 十一

王灝然只感覺一襲震怖湧上心頭，他的手快速從口袋裏掏出手槍。可惜他實在太緊張，一不小心，手槍竟然滑手掉在地面上。

他想拾回武器的時候，楊思盈手中一把機場特警配備的輕型機關槍已經指著他。

楊思盈欣然微笑。「你拿到的東西，你以為我不懂拿嗎？」

王灝然眼睜睜地瞧著輕型機關槍的槍口，目眦盡裂，心中哀嚎著莫名的淒酸，最後他想到的，是上天為什麼要賜給他這樣的命運，現在距離他願望成真的美麗時光，還過了不足半年而已。

「妳.....殺了我.....世界上就只會剩下妳一人.....」王灝然全地顫抖地喃喃自語。

「你也不是想殺我嗎？你就不怕剩下自己一人嗎？拿這樣的條件在這時候討價還價，你真是蠢得交關。」

「妳.....請妳不要，我以後會聽話的了，妳要我做什麼，我就做什麼！」王灝然可憐得似一頭狗在求饒。

楊思盈沉思了一會。「的確殺了你，我會剩下一個人也未定呢.....」

王灝然哭了，可憐地哀求。「是啊.....沒有人和妳說話，是會很寂寞的.....而且妳不是說要有後代的嗎？求求妳不要.....千萬不要！我還有繁殖的用處.....」

楊思盈俯視眼前人狗一體的王灝然，冷冷地說：「嗯？是哩，你為什麼這樣肯定你死後我會只剩下一個人？我不是告訴你嗎，這是機率的問題，世界上必然存在著同一時間許同一個願的人。」

「就算沒有，我子宮內已孕育著另一個生命體。」楊思盈酷烈的說。「剛才我到醫療中心為自己的胎兒做了超聲波檢查，是男孩來的。」

「什麼？男的？」王灝然絕望呼叫著他最後的鎮魂歌。

砰！砰！砰！砰！砰！極度血腥的爆破聲，楊思盈在近距離向王灝然面部連發多槍，打爆了王灝然首級！腦漿、血液灑滿了桌面的食物上，一片連著血肉的頭骨的碎片濺上楊思盈的面上。王灝然的頭顱災難性般突然消失，胴體斷頸處的地方，只冒著恐怖的硝煙！

楊思盈放下槍枝，抹去臉上的肉碎。對無頭的屍體說話。

「沒有了上帝的庇護，你還是死路一條。現在我這樣對你，是對你好。」

楊思盈口中的上帝，是指謂她自己。

## 十二

時光飛逝，在短短兩週後，楊思盈才發現原來少了個人所帶來的麻煩遠比想像中多，原本需要王灝然跑腿的工作現在都需要親力親為。

還有.....其實她根本未如自己所想般堅強，每夜一個人獨在龐大空洞的機場裡，無盡的空虛與寂寞一次又一次地拜訪她，使精神狀態每況愈下，開始幻聽到有人跟自己說話，又對動物走過的聲音疑神疑鬼。

楊思盈開始恐懼，她是個聰明的女孩，所以很清楚這樣下去根本等不到子宮裡的生命出生，作為母親的自己已經捱不住精神壓力自行了斷。

所以兩週後的現在，她終於捱不住大哭一場，並開始為殺死王灝然一事感到後悔。

但哭了兩小時又二十六分十二點五後，情況還是未有好轉，她的情緒只是愈來愈差，因為理智不斷殘酷地告訴自己，即使再哭多一小時，一天，一星期，一個月，一年甚至一個世紀，哭到死去也好，自己的願望也是不能達成的。

正因如此，就在剛好兩小時二十七分鐘正的時候，她打從心中放棄所謂理智，大聲呼叫：

「我已經不想再玩下去了！我受夠了！」

「我再次祈求吧！再次祈求！這樣願望會達成嗎？就如我祈求全世界人都消失一樣.....」

「我的願望一定會像之前一樣成真！絕對會！」明知機會渺茫，她仍繼續安慰自己，用謊言，如神話一般的謊言哄騙自己。

一個謊言說一萬次就會成真，這是她不知從何聽過的說話。

但那卻是一個在人類團體中會發生的可悲事實，並無法改變世界的既定結構。

「請讓我回到未許願之前，回到未許願之前，回到未許願之前.....」

她不停的祈求，可是在幾十億光年外的最高存在沒有作出回應，即使再許願多一千次，一萬次也好，祂也不會作出回應。

忽然，楊思盈反問自己一件事.....「我究竟是什麼時候許下這種無謂的願望？」

一回想過去的生活，其實沒什麼不如意，雖然如之前所說一直也是「讀書讀書讀書」，但考到比其他人的成績，她還是享受當中站於高處俯視世人的快感。

但要是這個世界再沒有人，她還能享受到鶴立雞群的快感嗎？這又會是楊思盈所嚮往的理想世界嗎？

她非常迷惑：「不！我根本沒有許過這種願望！」

肯定這一點後，卻為她帶來一個更大的問題：「那為什麼我會在這裡！？」

而問題的答案是.....「沒有答案」。

這次清醒一刻，沒有為她帶來什麼好處，只是跌到更大的深淵，精神頻臨崩潰邊沿，她只能不停自言自語。

最後再次大聲喊叫：「這是夢吧？對！這是夢！那麼.....該怎樣才可以醒來？我要醒來，離開這個惡夢！」

但她已經在這個世界經歷了如此多事，世上會有這樣長的夢嗎？

是有的...

可是，這種夢的名稱卻叫做「現實」。

要怎樣才可以在現實醒來呢？

答案楊思盈也很清楚，卻沒有勇氣實行。

# 十三

現在她已經哭累了，全身都失去力氣地倒在地上，躺著望著機場的天花，不斷的傻笑，閉上眼胡言亂語：

「誰可以來幫我嗎？誰也沒關係，只要可以來救我離開這個惡夢就可以了.....如果可以的話，當然來個高大英俊的就更好啦.....」

下一秒，楊思盈再張開眼，發現原本風平浪靜，離自己不遠的機場大門正瀰漫著厚厚的濃霧。

她站起來，有氣無力地一步一步走近，發現裡面有個人影。

這個時候會出現的大概就只有鬼或是怪物吧，可是她不怕，即使對方不是人也關係，現在她只想有個東西陪伴自己半刻，就已經心滿意足了。

未走近濃霧，裡面的人已經走出來，是一個約180cm留著短卷髮與小鬍子，看起來英俊不凡的外國人，這是一個大家也認識的人。

他就是Johnny Depp。

一個荷里活演員為什麼會在這個沒有人的世界，在香港國際機場出現？

答案很明顯，因為過去也有一人是這樣來到這個世界的，可是這不是現在該說的重點。

楊思盈看見一名高大英俊的荷里活明星出現在自己面前，剛剛的不快與無力感立即一掃而空，全身都充滿活力地撲上前。

Johnny Depp一臉疑惑地以優秀的運動神經避開楊思盈，任由她跌倒在地上。

楊思盈立即站起來，收起失態，卻發現這個男人正當自己透明。

「我妻子在哪？」Johnny Depp暗暗道。

楊思盈冷笑一下，然後以高傲的語氣解釋：

「現在世界所有人類都消失了，我們是這個世界唯一存在的人類，即是新世界的阿當與夏娃，往後讓我們好好相處吧。」

這個世界又再出現一個王灝然的代替品，楊思盈已經開始在腦內策劃怎樣凌駕，控制這個男人。

可是Johnny Depp沒有理會她，只是左望右望，尋找自己的妻子。

「不用再找了，這個世界就只剩下我們兩人，很快你就知道這個事實，往後的選擇只有一個，就是跟我一起生活，然後一起繁殖出新一代優秀的人類。」

楊思盈的話就似被拋到外太空一樣，傳不到Johnny

Depp的耳中，他只是繼續左走右走，一邊叫喊著妻子的名字一邊對四周的環境作出打量。

這下令楊思盈怒了，於是開始試圖用說話打擊Johnny

Depp，以找求存在感：「呵呵，那你就去找吧，找到死你也不會找到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濃霧中又再出現了一個身影，讓楊思盈的話說不下去了，她目瞪口呆望著那個身影，同時不斷祈求霧中的她立即消失。

可是事與願違，數秒後一名身材高挑的金髮女子從霧中出現，她有著像如駱駝般多愁善感的眼神，雙唇自然柔和地緊閉，散發著一種對世間一切也滿不在乎的感覺。

身穿著米白色小背心與藍色熱褲，將她性感的身材完美展現。與此同時她踏出的每一步都非常輕盈而且得體，就像個性感中又帶端莊的貴族女子。

走出來，Johnny Depp回頭望過去，兩人互望不足一秒就奔向對方，相擁而深吻。

眼見擁吻的兩人，楊思盈跪在一旁呆望，與那個外國女子相比，自己算是什麼？此刻她無比的自悲，與王灝然生活所儲下的自信一下子就徹底崩塌。

## 十四（完）

兩人擁吻過後，濃霧裡又出現多一個新的身影，今次是一名看起來事業有成的西裝男子，女子一看見他，嘴角立即就輕輕向上揚，然後露出燦爛的笑容，顯得非常雀躍地上前與他握手。

接著跑出來的是一名少年與少女，Johnny Depp一見他們即時歡喜若狂，因為這兩人就是他的兒女。

接著，這五人所期待的人都一一在濃霧中出現，然後新出現的人又再期待出新的人，很快機場已聚集非常多的人，而且每個都是被期待的世界級精英。

被冷落在一旁的楊思盈看著這種情況，說不出半句話，在與王灝然一起的世界，也許她是世上最聰明的人。

但現在已經不是這樣，她已經失去神的地位，將來亦不會再有這個機會，深知這一點，她已經再找不到自己在這裡存在的意義。

在這裡，每人都各有所長，是被眾人所期待的，獨當一面的精英，而楊思盈呢？與眾人相比，她就只是一名可有可無的小丑。

原來在這個新世界有個規則，就是世上所有人都是最高存在。只要有人真心期待一個人出現，消失了的人就會再次出現。

就在王灝然強烈期待一個與自己有著同樣願望的人出現時，這個規則就正式生效。

於是，楊思盈就成了因這個規則下所誕生的第一人。

可是場上不會有人因此而感謝她，只因誰都不知道她是誰，她只是一個剛巧在這裡出現的無名中國人。

當然楊思盈也不會笨得站出來對眾人發表宣稱自己是神的偉論，會做這種事的人就只有王灝然，聰明的她才不會自取其辱。

此刻，楊思盈在這裡已找不到任何存在的理由，世上唯一期待自己的人都已经死了，這個唯一能與自己匹配的人已經由自己親自殺死了。

一眼看過去，明明已經四周都是人，明明已經被人所包圍著，可是卻沒有因此多一絲溫暖的感覺。沒有一個人注意得到我，我就像透明，就像空氣一樣，在場所有人眼中都沒有我，沒有人在乎我，沒有人期待我。

比起一個人的時候，我現在的心情更加惡劣，心中的空虛與落漠失控地擴張，逐漸把我的精神吞噬與毀滅，最後我只會變成連白灰也不如的微塵，無聲無色地在這個過份美好的世上安份守己地消失。



楊思盈心中這樣想著，迷茫著，最後更絕望著。生物的本能驅使她逃走，因為她——「楊思盈」並不屬於這個地方，就像一個原始人被帶到現代一樣，她不會了解這個世界，世界也不會主動了解她，與其等待被人遺忘，不如自行消失，對雙方來說這樣都好過一點。

因此，她不言不發地穿過人群，尋找一個解脫的出口。

看著從濃霧出來的人愈來愈多，她的步速愈來愈快，由行變走，走變快步，快步變跑.....從霧中出來的人一個比一個完美，一個比一個威風，而且氣氛非常熱烈，每人都帶著歡欣的神情，感謝著神的恩典，就似正進入一場新紀元的慶典一樣。

在其中遊走，楊思盈的精神愈來愈緊，甚至感覺到頭腦快要爆開。

最後她向濃霧奔跑，趕在自己失去靈魂之前，離開這個不屬於自己的烏托邦。

這場最高存在的惡作劇無意地讓人類來了一樣汰弱留強的篩選。

只有被期待，被認同的精英才有資格回到世上，而那些可有可無，每秒鐘都在浪費地球資源的庸人則毫無條件地消失，永不超生的消失，而且將不會有人為此而感到悲傷，因為沒有人會知道那些人是誰？他們的名字叫什麼？

我們只有知道他們「好像曾經」存在過，就好像未能與卵子結合的精子一樣.....

誰都不會在乎。

人類增長到差不多六百萬人左右便停下來.....哈哈，原來有這個世界上有資格生存的人就只有這六百萬人，真可笑！

負累消失了，整個物種就能夠在短時間內將優秀的基因集中，作出更迅速更美好的進化，文明也能夠無顧慮地飛快奔馳，意味著地球將會迎來一個美好的新紀元。

另一邊廂，在萬里無雲的夜空當中，掛著一勾彎月，就像向地球展現慈祥的微笑一樣。

在這勾彎月上，正有兩個人影在上面。

他們就是楊思盈與王灝然.....兩人手牽著手，凝望著已經一個精英化的地球.....

一個再不需要DSE的地球。



# 完

你好，我係歐陽鉅，《我要世上所有人都消失，成為唯一的神》已經完結，希望各位喜歡依個結局。

如果喜歡我既作品，歡迎你Like我既專頁「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Au.Yeung.Kuoi>」。

亦可以睇下我另一套連載中既小說《[誰偷走了我們的半塊芝士](#)》。  
多謝各位支持。